

# 啾啾

楊格是我的室友，一大早屋子裏電話就響個不停，我聽見他很仔細的告訴別人：

「沒有，沒有，去年的考古題沒有用，要看班上發下來的講義，不是有一個酸鹼平衡的地方，有一個表……，對……：有箭頭往上往下……，聽說會考二十分……。」

楊格這個海內外資料供應中心從昨天晚上到現在至少把這些話重覆過二十遍以上，而我相信他本人到現在講義還沒有讀過一遍。因為昨天晚上我們同時整理好講義，準備開始看。到現在我還沒有看完一遍，而他一直段有離開過電話機。

陽光側著身從落地窗射進來，到了書桌前的地方就停下來了。桌面上洋洋灑灑擺著鬧鐘、講義、外科學、原子筆、維他命丸、計算紙。我還差「休克」那一個章節才讀過一遍，算算講義足足有二十頁。背過的資料與數據七上八下地晃著，實在是有點擔心。忽然聽到楊格在電話那邊緊張地叫起來：

「喂，冰梅，不行，你知道下午三點我要考外科——」

我回過頭去的時候對方好像已經掛了電話。楊格慢慢把電話放回去，神色不定地走過來。在我書桌前面踱著步，一會兒停下來翻翻桌上的講義，估計頁數，喃喃自語一些我聽不懂的話。

「怎麼了？」我問。

他好像沒有聽到。一會兒，忽然抬頭，莫名其妙地問我：「你說休克有那幾種分類？」

冰梅來的時候，楊格已經帶著他的講義進去廁所很久了。冰梅在外面敲門，生氣地說：

「楊格你給我出來，你一點都不關心我。」

我聽見廁所裏楊格翻講義的聲音。

「楊格你出來，我不跟你吵了。」冰梅說。

「冰梅，拜託妳，下午三點我要考試，我還沒有開始看呢。」

「你永遠在忙，忙，忙，忙，告訴你，這一次我真的要到屏東去玩。」

「不能等我一會啊，再過一個禮拜我就考完了。」

「當然不等你了，我已經和人家約好了，坐下午二點鐘的車，車票都買好了，我來跟你說再見。」

廁所裏嘩啦啦傳來沖水聲，楊格沒頭沒腦走出來，臉上有了一層危機意識，抓住冰梅的手問：

「和人家約好？」

冰梅沒有回答他，從手提包裏抓出一本像簿說：

「這本像簿放在你這邊，裏面都是我的照片，想我的時候就翻一翻，讓你嚐嚐想人的滋味。」

楊格的姿勢一下變低了，伸過手去搭她的肩，輕聲細語地說：「喂，冰梅

# 楊格

侯文詠

「不行，已經決定的。」冰梅順手掏出下午往屏東的車票給他看。

「和旅行團一起去嗎？」

「不是，和一個同學。」

「只有一個？」

我看見楊格鐵青著臉色，弓著肩，慢慢地把手上的講義放回桌上，慢慢地走出去，輕輕地帶上門。我覺得有趣，附到門邊去聽，只聽到楊格孤注一擲地問：

「男的還是女的？」

然後是一陣哇啦哇啦的爭執聲，還有摔東西的聲音，聽不清楚。聲音停下的時候，楊格開門走進來，一眼我就看見客廳那盆我辛苦栽種的水芋危危欲墜地斷在那裏。

楊格一副哭笑不得的臉，說：「我得陪她去吃中飯，你不要等我。」帶上門，回頭跟我說：「這個很嚴重。」

我想起下午的考試，很緊張，吃不下飯。我後來總算把講義看過一遍，又複習了一遍。二點半，我準備出門，看見楊格楞楞地走回來，中了邪一樣，傻愣地翻著冰梅留下來的那本像簿。裏面儘是一些藍天、海灘、陽光那種照片，冰梅和別的男生咧著嘴笑的合照，有身強力壯的男生，高俊的男生，冰梅穿著洋裝、泳裝、便裝。

楊格楞楞地翻著，我拍他的肩膀說

「喂，喂，等一下三點要考試。」他失了神似的，我又拍了他一遍，他回過頭說：

「休克有好幾種是不是？」

過了一個禮拜，楊格收到冰梅一封很長的信，他不願意給我看，用紅筆畫了一段重點，我只看到重點。上面說：

他人很好，是軍人家出身。談吐非常風趣，尤其熟讀史記，一路上告訴我許多歷史故事和典故。

隔天我在垃圾桶裏發現一本史記菁華。

又隔了一個禮拜，楊格收到補考通知。他很高興地舉出許多偉人過去在學校都會經補考過的例子，並且得意地說：

「經由補考，我更努力地磨鍊我的學問，學期再開始，我的外科學程度就遠勝過你們了。」

又過了一個禮拜，冰梅來把像簿拿回去。楊格不再那麼沮喪，他樂觀地告訴我：「這就是人生，你永遠不能否認明天你會找到更適合你的人。」

認識楊格的人都覺得他是一個快樂的人。他的確有他的快樂，其中許多部分連我都無法理解。

過了兩個禮拜，我在公布欄上看見楊格補考不及格的成績並且仍然看到他快樂地對我笑著。